

ТОРГОВКА И ПОЭТ

女摊贩和诗人

〔苏〕伊凡·沙米亚金 著
应天士 译



书馆

000791

女摊贩和诗人

[苏]伊凡·沙米亚金著

应天士译

新 婚 之 夜	1
---------	---

女摊贩和诗人	141
--------	-----

沙米亚金笔下的年轻人形象	409
--------------	-----

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

据苏联“Мастацкая літаратура”出版社
1980年出版的《沙米亚金两卷集》翻译

责任编辑：冉占彩

封面设计：方 骏

女摊贩和诗人 (苏)伊凡·沙米亚金著
应天士 译

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印张 6插页292千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0册

统一书号：10313·16

定价1.55元

新 婚 之 夜

1

中午。七月的太阳正挂在头上，烤得人难受。这天一大早，我们就从营地出发了。按照规定，途中只休息了一次，吃了点面包和生葱。碧绿的嫩葱是我们出发前夕小伙子们从鲁德尼雅镇带回来的，也不知道他们从谁家的菜畦里顺手牵的“羊”。

我有一条熟路，近一年来，自从我当上去戈麦尔城的联络员以后，这条路我是常来常往，特别是去年冬天，局势不太紧张的时候。穿乡进镇，甚至于经过巡警分队的驻扎地，我也毫不胆怯。一路上我到处可以找到熟人，上他们那儿歇歇脚，喝点水。他们有时给我一大块面包，或者给一个冷的熟土豆，我也爽气地收下——在敌人占领的那年月，收乡亲们的一点礼，是常有的事。有时，娘儿们泪汪汪地瞅着我：“多可怜的小姑娘啊！怎么就让你孤孤单单一个人颠来跑去的呢？”当然，我有几次也会突然有种预感：总觉得顶好绕过一切村镇，顶好不跟任何人碰面：既不碰上好人，乃至兄弟游击队的战士，也别碰上坏人——德国鬼子或者巡警——悄悄地直达城边的检查站。到了检查站，事情就好办。你只要事先想好一个由

头，带上证件，只管通行。至于证件是真的假的，那些检查站的角色休想弄清。有时也会有一两个土里土气的巡警老粗，对证件挑三剔四，把人扣住——其实呢，他也只是为了向上司表示自己很卖力，很警惕，或者只是向你抖抖自己的威风。

最初，侦察队长瓦洛佳·阿尔秋克给我布置任务时，总要在地图上画出路线，让我按他指点的路线行进。可是，狙击队长费道尔却喜欢一切正规化，要求主动性和灵活性。这位队长从来不唠叨琐碎，该怎么走你就怎么走。真的，今年春天以来，我们和戈麦尔城的联系更紧了，来往都得经过费道尔狙击队，他们的宿营地就扎在离这城不远的地方。此刻，我们也正朝费道尔狙击队的营地前进。不过，昨天傍晚我接到护送玛莎去费道尔部队的任务时，我就打算在这次行程中，别让任何人看到我们。至于我怎么会作出这种难以实现的决定，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们走在一条只有我一个人熟悉的僻静的小路上。穿过林丛、旷野，绕过牧场。在这小路上未必会有采蘑菇和草莓的人们。其实，它也算不上一条小路，因为密扎扎的野草把它遮没了。早上，野草上挂着露水珠儿，挺柔顺的。此刻，到了正午，又尖又硬，脚踩上去象踩在刀尖上一样的生疼。当然啦，我们避开了一路上的乡村。只是用它们当路标，以免岔得太远或者跑回头路。再说，太阳也给我们指方向。大概，哪怕不见阳光，大雾迷漫，我也能顺利到达，不会迷路，因为我有自己的路标，以及一种独特的，象瓦洛佳逗笑说的，一种猎狗的特性。

一走到戈麦尔城边沿的检查站，我们就得露面，进了城会有几十、几百双眼睛盯着我们……但我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

在乎，决不会漏馅儿。可是，在这里，在河水萦绕的幽深的野地里，我不愿……我怕遇到人。怕人们，甚至怕游击队员们看见这位玛莎。她长得太扎眼了，太美。昨儿晚上我就狠狠地想过好几回：派这美人儿当侦察员的该是哪一号的笨蛋？

没心思跟她闲聊，只管走路不吭声。我在前，她在后。我跟她在一间地窖同住了三天，其时，我嘻嘻哈哈，唧唧呱呱，活象个山雀。她呢，闷声不响，只是不时唱歌。有的歌唱得很悲伤，有的歌又唱得很奔放。此刻，我一声不吭，她当然惊诧罗。在走到鲁德尼雅郊外的树林中时，她故意大声问：

“难道你们这儿的大树也长着耳朵吗？”

我一时没听懂她这话的意思，回头望了望。玛莎真切地央告道：

“求求你，不要老闭着嘴，随便谈些什么吧。默不出声，我受不了。”

我不由有点儿怜惜她了。若是她第一次上我们这儿来，第一次执行任务，我可以想象得出她的心情，她的感受。此时此际，我正执行着自己的任务，大概，要比她轻松些。不过，我若是说自己一点儿也不紧张，千万别信。一些人常说自己一无畏惧，这不是真话。视死如归那么容易？！主要是经验和信念使一些人能够及时遏制住恐惧罢了。多考虑任务，少考虑危险。

不过，我的怜惜的心情只是浮现了一下便消失了。而且怒火陡升，使我过后也觉得挺亏心。当时我想刺她一句：

“若是你默不出声都憋不住，你算是哪一门子的侦察员？”我把这话咽下肚去了。因为这话在树林里也不能说，大树也确实会长着耳朵。而且，我对自己所护送的人的身份和任务，一般情况下是无权议论的——这原则不仅阿尔秋克、巴维尔·

阿达莫维奇、费道尔也都跟我讲过，而且来自游击中心的少校在给我们讲授游击队侦察和联络专门知识时也强调过这一点。可能，你什么都知道，有关的一切情况都听说过了，可是，你还得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因为只有这样，一旦出现意外，就容易对付些，而意外的事件我们随时随地都会碰上。

这片牧场方圆有好几公里，我想沿着长满小树丛的干水沟横穿而过。走这条路如果偶尔碰上割草的人，不用躲藏。谁会疑心我们？割草呗。常有娘儿们上这儿来割草、耙草、翻晒草垛。要是能在哪儿寻上一柄草耙扛在肩头就好透了——可是，从橡树林向牧草场刚走了几步便立即后退，缩进树林里。草场上就象逢集一样，人群攒动。男人，娘儿们小孩，还有卸了套的四轮大车。十来个人扛着长柄草镰，正朝我们这边走来。草镰的刀叶上闪耀着太阳光。这样大张旗鼓地割草场面叫我发懵。成群结伙驾着车上牧场，就跟战前农庄里干活一样，怎么回事？玛莎也惊诧了：

“在干什么？”

天真得有趣，难道自己看不见吗？

“割草。”

“为什么割草？”她更加诧异了。

这话我没有来得及回答，因为她对这些割草人突然狠狠地剋了一句：

“我们打仗，而他们……割草。”

我心里火透了。英雄！十足的城市小姐的味道。大概在她心目中，这块敌人占领的土地上，一切生命活动都得停息。把这种人也派来！就凭她这种眼神，碰上第一个巡警就会遭殃。

“他们得活命，得养活小孩。”

“以及德国鬼子？”

真想朝她眼睛上啾一口。这位神人从天而降，是为着来责难众人的。不过，我也犯不着开导她，让她自己醒悟吧，生活会教训她的。

我对于牧场上割草人的大集中自有解释：牧场按抓阄分派了地段，于是，全村的老老小小一齐出动。可是……玛莎的话也有道理，若是从另一方面去考虑，也可能是为占领军割草。他们下了命令，供应军草。在这情况下，人们被胁迫着干活，毫无疑问，牧场上定有许多巡警。这些恶狗是不会放过陌生人的，有证件也不管用。再说，既来自老远的洛耶弗，又不走大路，却沿僻静的小路穿行，任何一条法西斯走狗都会因此生疑。

我们避开牧场进入了沼泽地。我知道这片沼泽地，去年夏天，突围时我从这儿走过。它使我们够呛！不过，它也让我们逃脱了讨伐队的魔爪。那次我们进入了沼地深处。这一回却是顺着边沿行进了。夏日干燥，我惊讶的是这里的泥沼地上竟然可以探步。看来，沼泽地各有特性，七月的干旱时节对沼泽地带的影晌不象它对山溪、河流那么大。七月还没到时，有几处泥潭便已干了。光景是干在六月。等到八月，一些沼地上草木枯槁，泥炭燃烧。而在夏季刚临的时节，到处是青草和鲜花。

我从营地出发时便赤着双脚，尽管小包裹里带着皮鞋——在城里不能光脚丫。鞋子是公家发的，没它就不成；可是我知道游击队员们搞鞋子挺艰难，所以我爱惜这双鞋子胜过自己的脚。这位小姐呢，我心里给了玛莎一个“昵称”，根本不考虑我们的困难，一大早走在露水草地上也穿着鞋，挺疼惜自己一双脚板的。我老想叫她脱下皮鞋，后来想想，也许那边城

里就需要这种细手嫩脚的侦察员，于是，不吱声了。

进了沼泽地，她只好脱下皮鞋。当我们顺着泥炭洼地向
上挪步时，玛莎撩起衣裙，象俗话说的，直撩到肚脐眼上。这一下我看到“小姐”的两条腿上糊满了污泥，于是，我幸灾乐祸地
暗自笑了。

“瞧瞧，我们是怎么生活，怎么战斗的吧。这跟你在人行道上踱步滋味不同吧？”

当然，我没有笑出声来。我这位伙伴落在后面了。象我那样在沼泽地上迈步，从一个土墩跳向另一个土墩，她没有能耐。对天下人我可以原谅，这能耐是久练而成的。但是对我却很恼火。我们悠悠晃晃挪动着，象送殡一样。若是我一个人早就到了费道尔的驻地了，甚至当天就能赶到戈麦尔城。噢，若是没有她，我大概连驻地也不挠，一口气直扑到城里。

我等了玛莎一会儿，尔后尖刻地斥责她：

“别象乌龟那样晃悠。别怕把你的肥胖大腿弄脏。”

“跑进这陷人坑来做什么鬼？我们证件俱全，可以正大光明地走嘛。”

确实，谁也没有命令我带领她走这条路，一路上不让任何人见到，这不可能。这全是我想出来的花样。而此刻它却成了一种誓言和戒律。我不改变主张也不仅是由于固执或者任性，而是因为我不想放弃已定的行动计划：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不见人迹的荒地，那就该继续隐蔽前进——这是我们的法则。

玛莎并不让步：

“还说你们到处都受到人民支持呢……”

她又提到人民了。不过我仍然没有弄清楚，她是确实如此看待当地的群众呢或者只是为了揶揄我。

我严严正正地回答：

“我倒要看看，没有人民支持，你一个人怎样战斗！”

她佯笑了一下：

“请，再往下说吧，你说得好极了。活象我们的副政委。”

我这人跟其他的游击队员不同，不爱吵架，不好意思吵，可是这一刻我忍不住了，冲口喝道：

“你们都是聪明人，全懂得烤熟了的鸡不啄食……”

说出口，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没有吵架的权利。若是被巴维尔·阿达莫维奇知道这事，他会怎么说呢？幸好，玛莎不太介意。她笑起来了，她贴近我，瞥视了一下附近的小林丛，温存地问我：

“说老实话，瓦莉娅，你是存心考验我的吧？为什么呢？我的工作地点在城市里，又不在沼地里。和人打交道，不是和青蛙和鹌鹑打交道。和人们往来，我会……”

我们终于从沼泽地里走到干硬的土地上了，于是又碰见割草的庄稼人。总共三个人，两男一女。对这些人我不回避。正巧草地上有一条被大车压出的小路，路上青草倒伏着。堂而皇之走上这条小路，叫玛莎吃了一惊。我从她眼神里看出，我的斩截果断差一点吓坏了她。我们从割草人一百多步的一侧走过。他们全停下活计，抬起草镰，象是要磨刀似地，用手掌挡住阳光瞅着我们，好奇地打量着。庄户人家对每个外来客的这种好奇心情我是很理解的。

战争象飓风从树枝上撕扯下无数细叶一样，使千百万人背井离乡，飘零四散。沦陷前人们惶惶逃难，而后陆陆续续回乡，有的人为着换取一些吃食到处游荡。当然，到了战争第三年的夏天，这种游民少得多了。希特勒匪徒害怕游击队，颁布了严酷的禁令。但是，仍然有少数游民，饥饿无情。对于每个

陌生面孔的出现，当地人也总是好奇而又疑虑地打量着，在离大路愈远的地方，引起人们的疑虑愈大。所以我不愿意在到达城市之前，让这个美人儿跟我一道露面：一眼就看得出来，她不是本地人，尽管她农村装扮，穿着旧的褪色的缎纹圆点布裙，短上衣，扎着“老式”头巾。

玛莎又对这儿的老乡挑剔了，不过还有分寸，她在议论割草的男人：

“小伙子嘛，该去打仗。”

当然，该去打仗。我没向她解释，这些小伙子可能也是战士。游击队员们有时回家帮助妻小刈割牧草。现在，我们部队里很多小伙子正是这样干的。

我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主张——一路上不跟任何人碰面的主张，这使我付出了代价。人们，甚至侦察员们，全都跟孩子一样，丝毫也不能纵容。半天当中，这高傲的美人儿乖乖地听从我的指挥，我领路，她紧跟。可是，到了这时，突然反抗了。

我们牧场边沿的山坡脚下长着一排橡树，象卫队一样排列整齐，树不很高，但很繁茂。在一棵橡树下铺着一排干草——看来这些草是从凹地里转移到这儿晾晒的——前天下过一场雨。玛莎忙朝树冠阴影下的草褥上一倒。

“我不行了。让我们歇一会儿吧。浑身疼……”

我又火了。你是怎么教育出来的啊，我亲爱的？才走了二十五俄里就垮了。我嘛，一天六十里，从营地到城里，然后睡上五、六个小时，一大早再赶回营地。所以我这身体——骨头和肌肉——以及神经都得到锻炼。你呢，从天上乘飞机来，象圣母下凡。你指望在这儿会有人捧着 you 走？或者坐上车，象公主出游？

玛莎撩起那件庄稼人穿的长裙，裸露出匀称的双膝，她腿

上被荆棘、针枝和尖草划出许多伤痕，有几处沁出血珠。她小心翼翼地瞅着，大概，很疼——丰润白皙的手指抚弄着伤口。她的指甲挺美，但修剪得不够仔细。玛莎闷声叹了一口气。她疼惜自己的一双腿，仿佛这腿是侦察员顶要紧的物件，必不可少。我嘛，联络员，需要的是一双矫健的腿，而不在乎她美不美。我知道我腿上没有划破，尽管我走在前面，在荆棘丛中开路。我腿上从来没有被划成这样，腿上的肌肉就跟硬壳似的，那种新生的刺针，根本扎不进。我偷偷地有点胆怯地瞟了一下自己的双腿来和玛莎相比，于是，突然兴奋起来：果然，上面没有一处伤口，晒得红红的，露水把脚踝洗濯干净，闪着暗棕色的光采，脚掌厚实、扁平，长着老茧。真想撩起衣裙跟玛莎比一比腿，可是不好意思。这种不合时宜的，实在不正常的愿望，自己也知道不对。战争爆发后的头两年里，我从来没有自我欣赏的念头，不去欣赏自己的身躯，包括大腿。甚至当我的生活中闯进了他——斯捷潘时，也还如此。

我寻思，自己该严厉坚决一些，不然的话，天晓得会闹出什么事来。忽然间，我心头一阵寒颤。我伴送的究竟是什么人呢？

橡树叶儿微微摆动，不是风吹的，大概是因为太热，因为太阳烤炙出来的热气从地面、从低凹的草场袅袅升腾，这股热气升向纤徐地浮动着几朵白云的海蓝色天空。橡树叶片不象别的树叶在风中会簌簌低语，它们默默地凄凉地颤抖着。橡树枝上有两只山雀也在凄切低沉地啼叫，就好象它们一直互相寻觅，始终寻觅不到。

玛莎不再摆弄自己的双腿了，她仰身躺下，凝望着上空，听了一刻。问道：

“瓦莉娅，这是什么雀儿？”

我回答不出，玛莎很诧异。我也觉得挺无味：我这个农村姑娘，这个在树林里呆了不止一年的游击队员，应当知道树林里的一切，而且我一直以为自己对山林生活无所不知，结果连这个普通的山雀的名字也说不出。这种叫声，我小时候就天天听到。

“它们在哭泣，”玛莎说，“你听听，它们痛苦，”玛莎沉默了片刻，叹息了一声，“都在哭泣呢。人们、鸟雀和大地……”

这句话使我心头揪紧了，顿时对她产生了另一种感情；这种话，只有遭受深重悲痛的人才说得出口。难道她有什么不幸？可是，这和她在营地里的举止似乎并不太象。我对她的真挚的同情心转眼间又消失了。她根本没有受什么悲痛！说话动人而已。

这棵老橡树的树冠已经不太繁茂，在漫长岁月里受过风雷电的多次袭击。树下，闪闪烁烁的树荫里太阳的光点在我们身旁跃动，青草和大地仿佛也在浮游。玛莎侧转过身躯，把自己裸露的双腿伸到阳光下。她不仅想休息片刻，还想晒晒太阳，烘烘伤口，于是，我心头又激荡起憎厌她的浪涌，从昨天傍晚到现在已经多次了。我害怕自己的这种憎厌情绪，对自己人，对同志，我从来没有这种情绪。我顶多只是对某些人生气，通常是对那些老是纠缠我的傻小伙子们，去年我还打了其中一个的耳光。不过，那是……我的心挺善良的。而且我应当对我伴送到城里或者从城里接出来的同志友善，对那些随时都会落入敌人魔爪牺牲生命的人友善。

“我们走吧，”我对玛莎严肃地说。

她茫然地望望我。

“最凶狠的指挥官也让自己的士兵途中休息的。应该爱惜士兵的体力。你这指挥官不行。”

本该告诉她，她选的这个地点不适宜休息。开阔地，离最近的小树丛足有三百公尺。但是，我没吭声。我顺从了她。这使我头脑里想得更多了。我这人是怎么的啦？我带领她去城里，她得听我的。……我护送过的人跟她都不一样。游击队司令部的代表，部队首长，他们都很信任我，很相信我的经验，我的能耐，以及我的嗅觉，真的，我有一种警犬样的嗅觉，能够在老远的地方就发觉危险。今天我怎么搞的呢？简直不象我自己了。一路上该操心的事不去认真考虑，反而听任这个美人儿行事，她在营里几天的举止压根儿不象个侦察员。这会儿也是！不行，不能这样了。得叫她起身！赶路！因为我还预感到跟她一道经过进城的检查站时必有麻烦，而检查站又是无法绕开的。这个玛莎太引人注目了，特别是男人们。

我正准备坚决命令她起身。可是，抬眼一瞧，惊讶地看见这位“小姐”香甜地睡熟了。象个婴儿一样。看来，什么也不能使她烦恼、激动和惧怯。要不然她不知道上哪儿去，去干什么；要不然……真可怕。可怕的是她不懂得什么叫危险，因此，在第一道岗哨前就可能露馅儿。而且我以为她不是我应当为其牺牲生命的那种人……我懂得自己的怀疑十分荒唐：玛莎是从游击队司令部乘飞机来的，可能，直接从莫斯科飞来，而且不止她一人。事先，司令部还发来了密电。为着消除自己的胡思乱想，我仔细端详着对方的面庞：睡梦中她的脸更加漂亮了，在蓬松的金色柔发衬托下，面孔雪白，挺直的鼻梁上方，深黑的仿佛是画出来的秀眉，留下暗暗的阴影。嘴唇象孩子的一样丰厚，受了委屈般微微嘟着，如同饱含着汁水的蜜果，并不因为酷暑而干硬，我也是这样。我带着一种担心和妒忌的心情寻思：这嘴唇真叫人想吻一下，对男人……对小伙子们来说，它具有特等的诱惑力。

玛莎的一条腿动了动，疼得抽搐了一下——一只苍蝇飞落在伤口上了。起先我本能地赶走了乱飞的苍蝇。可是，瞧了瞧她的双膝和白皙的大腿，我发觉心头有种憎恨。伴送自己憎恨的人，我还是头一遭。尽管这跟对敌人的憎恨不一样，可是，这种感情我找不到别的字眼来形容。

……他们是四天之前空降的。白天我们就知道当天夜里将有一架飞机来空投，因为我们指挥部人员（我的编制在侦察排，可是从来没有执行这方面的任务。只是在炊事班、卫生队打打杂）被派到尔扎夫沼泽地砍伐生篝火用的树枝。我们这一带没有夏季降落场。达曼诺维奇附近的波列西有降落场，太远。有时，联络员从那儿把来客领到我们这里来。但是，通常情况下，一些来客都在这一带空降。来客降临使我们艰辛而又寂寞的生活里平添了节日的欢乐。因为，说到底，战争这玩意儿，枯燥而又单调。

我们欢天喜地砍伐树枝。尔扎夫沼泽地近乎干燥的草原，长满白桦树条儿。沼地里这些小树长不高，松树也是小小的，从残存着的水洼里可以看出这沼地确实“尔扎夫”^{*}，积水色彩暗红，仿佛掺进了鲜血。小伙子们一个劲儿地想证实：水的色彩所以如此，是因为沼地下面蕴藏着赤铁矿。有时，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后来有个历史教员杰特柯夫来到我们队里，他解释说沼地里完全可能有矿石，但是，并不是自然矿，而是从别处运来的矿石残余。当年，查坡洛什的哥萨克人将这些矿石沿第聂伯河运往俄罗斯的密林，燃起炭火，熔冶矿石，所以，河弯地带有许多村镇都叫鲁德尼雅^{*}。他的解释使大家信服：

^{*} 尔扎夫（音译），意为生了锈的；赤褐色的。

^{*} 鲁德尼雅（音译），意为矿石的，金属的。

沼泽地里有几个长着赤杨树丛的土丘，土丘不是由砂砾堆积成的，而是窑土——熔渣。大概这些存留了三百年的窑土和矿石使沼地的水变成赤褐色了。自由的哥萨克人曾在此地锻造武器的传说故事，大家很爱听，我们觉得自己正是那些爱自由胜于生命的剽悍英勇的哥萨克的子孙。

晚上，我向瓦洛佳·阿尔秋克要求，让我也上沼地去迎接来自大后方宾客。

午夜，篝火点燃起来；它们按预定的方位排列成信号，因为一年之前，四二年，那时游击队员们还缺乏经验，无线电联络也常中断，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德国兵和巡警发觉游击队员们的篝火之后，便就近也点起火堆，使得飞机驾驶员迷失了方向。我们地区牵制敌人的小分队便向对方开火；小伙子们投入了兵力悬殊的艰苦的战斗，七个战士只有两人幸存。

夏天的夜热呼呼的，繁星密布。篝火吐着舌焰，象是古战场上的奇妙幻景，火焰不太明亮，黑烟不向上升，而是沿着沼地蔓延，就象一条条长发绺。每堆篝火旁边得伫守着可靠的战士，他们执行着同样任务：向火堆上添加树枝，起初加的是潮湿的枝柴，不让火堆熄灭，然后，听到马达声响，立即添放干柴，让火堆烧得特旺，象加了火药一样。其他的人僵伏在沼地四周的小树丛中，准备对付意外情况。阿尔秋克给我也发了一枝德国造的自动步枪。蚊子和蠓虫简直要人的命。它们使劲儿地叮咬，还朝你嘴里、鼻孔里爬。这年春天和初夏，蚊子特别猖狂，在营地里我们受够了它们的罪。

不过，可能我对蚊叮虫咬并不在意，我激动地等候着飞机的到来，就象它会送来我最亲的亲人似的。我身旁卧伏着瓦洛佳·阿尔秋克，他尽是抽那味道呛人的烟斗，他一口一口地朝我这边喷烟，想熏赶蚊虫，弄得我咳出声来。瓦洛佳是个大色

鬼，对每个姑娘都要摸摸弄弄的。不过，对我却从来没有动手动脚，我曾经有点发懵：难道我长得最丑吗？这一刻，瓦洛佳正探出一只手来，寻找，他摸了摸，惊奇地问：

“你怎么抖啦？冷？我这件弗列奇给你。”

他身上的弗列奇上衣是沙皇军官们常穿的那种，我们惊讶的是这件弗列奇上衣崭新；队伍里人们纳闷：瓦洛佳从哪儿弄到这件上衣的呢？德国鬼子的制服，哪怕是将军服，也不会使任何人惊奇，不是这种……有人想起来了，列奇兹市有个白军上校的寡妇。于是，小伙子们乐开了：“瓦洛佳，你把上校夫人的阵地攻下来了把？”阿尔秋克诡谲地笑笑。

飞机准时到达，大约是凌晨一时，正是预约的时间。它该用多少时间飞抵前方阵地，趁黑越过，用多少时间到达都精确计算过。

我一点儿响动也没有听到，而瓦洛佳耸身站起。他向篝火旁的战士发出一声命令，不一刻，烈焰喷溅着欢快的火星直冲暗空。离我们稍远处的篝火，火苗不向上窜，而是向四面探伸，不知怎么的，火星也不横飞，而且不怎么带劲，颜色也不对，显出一种暗蓝色——可能，是受迷漫在沼地上的烟雾影响。没功夫欣赏篝火了。飞机的隆隆声已经到了顶空。绿灯闪烁了一下，意思是：信号已经看到，空降人员即将跳伞。

我们向预计的来客着陆点的沼地奔去。

我瞅见了，瞅见降落伞；它把闪烁在黑森森的树林上空的金星遮没了一瞬间。可能，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跑的方向才如此准确，差点儿撞到那个正在收折降落伞的人身上，沼泽地在我脚下发出吧哒吧哒的响声。

跳伞来客扑倒在草地里，传来一声惊吓的嘎哑的女人的声音：